

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

## 第一〇九回 吳加亮器攻新柳寨 劉慧娘計窘智多星

話說當日宋江不防麗卿暗算，吃麗卿一箭對咽喉射來。這也是宋江命不該絕，恰好黃信立馬在右側，瞥然被他看見，大叫：「休使暗計！」話未絕，那箭已到宋江面前，黃信忙抽腰刀挑起。那枝箭吃這一挑，餘勢不衰，直爆在宋江左邊的大眼角上，宋江撞下馬來。那枝箭已落在一邊。黃信忙就地上抓起宋江，抱在馬上，回陣便走。麗卿要放第二枝箭，見黃信已搶了宋江去。孫立等正在苦戰之際，聽得本陣人聲沸亂，知道失利，一齊狂奔回來。欒廷玉、欒廷芳、王天霸、婁熊四將，都不解其故，立馬觀望。真大義早已瞧科，也勒馬回陣。只見希真、永清、麗卿已押大陣兵馬殺上來。希真對廷玉等四將說了，四將皆喜，當時擂鼓吶喊，殺奔過去。梁山軍馬無心戀戰，果然大輸一陣。猿臂兵追到分際，希真傳令教住，只將槍炮弓矢等遠器，兩點價打去，梁山兵飛速遁逃。原來起先真大義闖入猿臂陣裡時，有一蠟丸擲到希真面前。希真折看，乃是魏輔梁通知，宋江陣後有精兵埋伏，所以希真追到分際，便傳令止住。當時魏輔梁見宋江受傷，忙傳令軍心體亂，火速退兵。宋江虧黃信挑起那箭，只爆在眼睛上，幸不深入，卻已將山根射傷，眼珠撇出。黃信急抱他回營，已昏暈了一回。輔梁勸他勉強支持，體亂軍心。又替他傳令：「教軍士按隊伍退回，失伍者斬。」軍士退到分際，只見希真軍馬止住不追。輔梁佯作大驚道：「埋伏計被他猜破也，希真那廝真有先見之明。」便對宋江道：「那廝既不直追，必有奇兵抄入林子，殺我伏兵，快教楊雄、石秀一齊退回。」宋江呻吟應道：「憑先生調度。」輔梁忙傳令：「教楊雄、石秀一齊出林子，嚴整隊伍，將伏兵改作斷後之兵。」楊石二人得令，飛速出了林子，只聽得林子裡炮火連聲，果然猿臂奇兵抄入。宋江深服魏先生高見。當時宋江軍馬合成一處，緩緩退去。希真見宋江軍有紀律，不敢窮追，約軍馬緩緩跟上。

宋江等退入鎮陽關，希真兵亦到鎮陽關下。那飛虎寨方才木城築好，李應正擬派重兵鎮守，希真兵已到關下。李應急問輔梁道：「如此怎好，不是又空棄了這飛虎寨？」輔梁驚道：「我道仁兄安排已定，所以路上不計及。為今之計，快由賣李谷一路，發精兵猛將到飛虎寨。如那廝已占了飛虎寨，切不可攻寨，再照那日的吃虧。只可守住賣李谷，再相機宜。」李應忙教解珍、解寶領五千人馬赴飛虎寨去。宋江只是躺在牀上嘶喚，李應道：「哥哥貴體如此，豈可軍務煩心。」忙教備乘暖轎，派了數百名兵，就請公孫勝、黃信、楊林督領護送，回歸梁山。宋江臨行，向魏輔梁拱手道：「區區兗州，奉托先生。」輔梁唯唯，心中暗喜，道：「不乘此時取他兗州，更待何時。」

希真聞得宋江射傷一目，還未曾死，已送回山寨，大喜，與眾將商議，一鼓便取兗州。忽接到本寨緊急文書，乃是吳用統領一萬二千人馬，直趨新柳營，現在劉廣與劉麒麟極力在禹功山堵御，賊兵尚未逼近城下，誠恐機宜有失，特請大兵速回等語。希真與諸將皆驚，只見劉慧娘道：「姨夫放心，甥女請領六千兵回去，這莫在那裡與他支持一月半月。這裡姨夫與眾將依舊攻奪兗州，看他失了兗州，還有什麼法兒對付我。」希真聽罷，沉吟半晌道：「吳用那廝詭計絕人，此番攻我新柳，分明是解兗州之圍。但他不到兗州，而取我新柳，其計正是可畏。我守寨的兵力微薄，不但新柳難支，即猿臂、青雲兩處，亦在在可圖。倘被那廝處處奪了一處，我便吞滅了兗州，亦免他不過。」永清道：「如此只得退兵。只是此等內間密計，利在迅速成功，豈可輾轉逗留，萬一軍機泄漏，大事去矣。」希真道：「不妨。吳用那廝不救兗州，分明亦信魏老。只是真祥麟一事，務要機密而又機密，現在知此事者，實無幾人，都是我心腹，必不泄漏。我此番回去退敵，務求迅速。我想此刻我等已受朝廷褒封，官兵處亦可求救，不怕那廝久持也。」眾將稱是。當時傳令三軍，拔寨都起，坦坦蕩蕩，公然退兵。

那李應已接到吳用飛報，並教李應與輔梁商議，如希真退兵，便須相機追逐。當時李應見希真退兵，便要追趕。輔梁止住道：「且慢。你看他退得如此彰明較著，難道他不防備追兵，就是無謀下士，不至於此。且發探子去探看虛實，再定計議。」李應聽了，便發探子去。半日，探子來回報：「希真已飛速退了八〇餘里，四邊並無伏兵。」輔梁疑慮道：「奇了，那廝真個一無防備，吃他白走了，倒不甘心。仁兄且點齊兵馬，待小弟奉陪仁兄追上去。」李應點齊兵馬，天色已晚。輔梁教李應緩緩追上，行不〇餘里，只聽得前面林子裡，探子說沒有伏兵的所在，忽然連珠號炮響亮，李應大驚。輔梁曉得又是那鋼輪火櫃的法兒，卻對李應道：「仁兄放心，此事是那廝狡獪，必非伏兵。但前去虛虛實實，竟難猜測。我們黑夜進兵，斷非所宜，不如就此扎住營寨，明晨再議。」到了明晨，探子探得林子內果非伏兵，希真卻連夜又退四〇里。輔梁道：「不好了，我中他計也。這廝分明令我疑畏不敢追他。」便教李應快追。看官，凡是天下的人，腳步大略相同，不見得李應的兵比希真的兵兩腿分外生得長些。希真早已退了一百多里，李應如何追趕得上？況且一路上，每逢山路崎嶇，林木掩映，輔梁還有許多探路搜伏的事務敷衍他。當時李應追希真不及，只得快快提兵而退。

且說吳用在萊蕪，自從送宋江、公孫勝等起身後，便與朱武修緝新寨、萊蕪兩處燉煌營汛，端的〇分如法，眾人皆喜。續聞得宋江、公孫勝仍為希真所敗，心中〇分懊惱。又聞得希真重複攻打兗州，驚道：「這廝如此冤冤相報，節節相纏，萬一兗州真個失手，大事去矣。」便與朱武商議救兗州之策，朱武道：「那廝空群爭兗州，他本寨必然空虛，我去襲他猿臂寨何如？」吳用道：「此計固妙，但那廝豈有不防備之理。我想他那新柳營在青雲山南面，我兵由北而南，路頗迂曲，他那裡或不甚防備，亦未可知。況且那鐘已被我們毀破，路上更無阻礙，我等不如潛師進發，直攻那處。」朱武稱是。只見凌振起身道：「軍師既要攻城，何不仍用地雷之法？」吳用道：「那裡沒有內線，你如何混得入去？」李雲道：「適才小弟想得一攻城栽埋地雷之法，取名『鐵穹廬』，自問勝於木驢。」吳用道：「你且將圖式與我看。」李雲呈上圖式，吳用道：「甚好，只須略改數處。這裡且發兵到彼，待我相機使用。」說罷，便教朱武與花榮鎮守二縣，抽萊蕪頭領史進、陳達、李忠、周通，帶領一萬二千人馬，並帶李雲、湯隆、凌振，及各項工匠，各種材料。將人馬分為二隊，吳用、史進、湯隆、李雲、凌振領前隊，陳達、李忠、周通領後隊，僵旗鼓，包戈束甲，向新柳進發，一路悄悄前進。

這日到了下馬橋，距新柳尚有兩站路，忽然後隊發喊，一彪人馬殺來，風飄旗號，正是猿臂寨。當先一員大將，躍馬橫刀，大叫：「逆賊敢亂闖，吾乃劉廣是也！」陳達、李忠、周通大驚，一齊迎殺。劉廣輪刀大戰，三人都敵不住。更兼梁山兵不及取甲，吃猿臂兵箭矢槍炮，驟雨飛蝗價攢上。這場廝殺，幸虧吳用出師素有警備，不致〇分大敗，但人馬器械，已損折許多。劉廣曉得吳用不是好欺的，得了這勝仗，連忙收兵而回。原來劉廣自希真伐兗州去後，深恐梁山來走冷著，便一體知會荀桓等，小心防禦。荀桓與劉廣密議，梁山如來，必是新寨、萊蕪一路，便遣精細探子，密到新寨、萊蕪去探吳用行止。這日探得吳用潛師出境之信，荀桓便去通報劉廣。劉廣便挑選了八百名精細壯勇，到下馬橋埋伏，只候他前隊過去，掩他後陣。

吳用一時不防，正中其計。吳用大怒。眾頭領無不忿怒，便請直攻新柳城。吳用道：「且慢，休中其奸計，這場他不是正戰，乃是挑敵之兵。那裡他必定還有什麼詭謀。」當時點閱人馬，便傳令紮下了營寨，一面發探子到新柳城去。過了一日，探子回報：「猿臂兵屯在禹功山上，四面林子水草邊都有伏兵，也有幾處假的，虛插旗幟，堆積煙火。」吳用聽了，便傳令拔寨進兵，離新柳營西面六〇里下寨。史進道：「軍師何不就從他沒有伏兵處殺進去？」吳用道：「你不曉得，他沒有伏兵處定有伏兵。我們且就此屯紮，不出〇日之外，我有條計，管殺得他退入城中。」便對李雲道：「你那攻城鐵穹廬，比木驢果然較好。木驢是圓頂，逼到城下時，最怕城上推千斤石壓碎木驢。今你改作尖頂，心思卻好。但用四斜柱架一梁，總嫌頂平，千斤石終壓得斷。況你用鐵柱、鐵梁，又重又硬。重則難運，硬則易斷。今我意改用粗大渾貓竹，貓竹粗而軟，勝於鐵桿；又三柱便結成一廬，頂尖且銳，自然不怕千斤石了。至於你用生牛皮繡篷，內襯亂發絲綿，不受槍炮矢石，最妙。至裡面支架也須用渾貓竹，可以萬全無弊。」李雲及眾頭領皆喜道：「軍師神智，真賽過諸葛也。」吳用使教李雲聚集工匠，趕緊製造；又教凌振趕緊置辦地雷，在營後搭廠，限日辦齊。

吳用號令機密，自不洩漏。這裡且按兵不動。

那劉廣見吳用按兵三日不進，便知吳用另有詭謀，飛速通知希真。原來希真兵馬，係分作兩隊退回，劉慧娘同陳麗卿、真祥麟、祝萬年、樂廷玉先退。不日回到新柳，知劉廣兵馬已為吳用所敗，棄了禹功山，退入新柳，慧娘也進了新柳，協同保守。吳用領兵直逼城下。城下吳用派陳達、周通領四千人馬攻西門，李忠、史進領四千人馬攻南門，吳用和李雲等領四千人馬在後策應。那新柳原無東門，單留北門不圍，這是兵法圍師必闕。那城上劉慧娘早已識得，便將北門塞了。劉慧娘同陳麗卿、劉麒守西門，劉廣同祝萬年、樂廷玉守南門。真祥麟因避眾眼，已回青雲山去了。這城內器械俱備，就是竹箭之材，新得永清採辦，亦不憂不足，足可與吳用相持。

當時吳用傳令攻城，城上劉廣等守禦得鐵桶也似，接連攻了三日，毫無破綻。那運鐵穹廬的軍士，腳步方才練齊。吳用升帳閱看，端的齊如蟻行，捷如鳥飛。那穹廬每一輛，中藏掘子軍二□名，地雷兵二□名，共四□名人手。其傳城時，即用此四□人負之而趨。當時點齊人馬，並穹廬三□輛，吳用親自督領，直抵西門。城上劉慧娘見賊兵又來，傳令小心抵禦。只見城下喊聲振天，賊兵一字兒翻翻滾滾殺來，突出出三□輛鐵穹廬來。原來那穹廬，前有兩枝不駕馬的空轆，名為跨濠轆，那怕丈餘闊的濠溝，但將兩轆搭過，眾兵便好循著這轆，推穹廬直到城根。當時賊軍三通鼓，吶一聲喊，三□輛穹廬一齊衝過來。城上軍士不知是什麼器械，各各心驚。劉麒忙傳令開炮。令猶未下，慧娘忙叫道：「開炮無益，快將石子一齊擲下去！」一聲令下，城上大小石子兩點價下來。吳用大驚，忙教鳴金收回穹廬。李雲忙稟道：「這穹廬連槍炮都不怕，怕他石子做甚？」吳用道：「你不曉得，快收回來，不然枉送這班兒郎們性命也。」便忙收回穹廬，扎住陣腳。李雲不解，再請其故，吳用道：「我一時不檢點，這穹廬旁用兩翅，使軍士負翅飛行，是老毛病。方才我見那廝專用石子打來，那兩翅感受石子最便，石子盛滿，穹廬必重，兒郎們均被壓死矣。」李雲方才省悟。

那城上見一陣石子，果然打退賊兵，眾皆大喜。慧娘道：「且慢歡喜，那廝識破那兩翅的毛病，必將兩翅去了，於廬中設幾個車輪，教軍士在廬內推運，仍可撲到城下。」劉麒、陳麗卿都道：「怎好？」慧娘笑道：「你們休要著急，我猜那廝廬內除了地雷，更無別物。可傳令速備水缸二百隻，教軍士運水上城，又備下牛喉水籠六□條聽用。」一面告知南門上劉廣照樣準備，一面照常守備。那吳用見穹廬不得利，只得傳令軍士硬攻一番。但見城上城下，槍炮矢石鳥亂得一天星斗，終是無益，吳用只得傳令收兵。那邊南門李忠、史進悉力攻打，怎敵得劉廣、萬年、廷玉守禦得法，如何攻得。李忠倒吃樂廷玉飛錘打壞左臂，也只得退兵。吳用聞知李忠受傷，大怒，便傳令到兗州取楊雄、石秀、孫立，帶領一萬六千人馬，速來助戰。

那陳希真、祝永清、謝德、婁熊、王天霸、樂廷芳等早已到了山寨，深知吳用詭計絕人，且不救新柳，但分派兵將各處鎮守，以防吳用來襲。那吳用退回本營，查點軍馬，送李忠回寨養息，這裡聚集精銳，專攻西門。那劉慧娘亦深畏吳用利害，端的衣不解帶，晝夜巡閱。當時彼攻此守，又是一日。那吳用果然將穹廬式制改造了。

次日黎明，吳用將鐵穹廬在營內排齊，傳諭眾將道：「今番必破新柳城了，眾兄弟與我努力。」眾將齊聲答應。當時飽餐戰飯訖，營外三聲炮響，兵將出營，列成陣勢，蜂擁而進，直抵西門，放出那鐵穹廬，跨濠過去，直傳城根。只見那城上軍士毫無懼色，須臾間，城上數□道瀑布飛下。那穹廬內軍士，方將地雷栽得少些，不防青天忽降大雨，將火藥盡行濕透，毫無用處，這喚做枉費心計。吳用大怒。只見城上湧起一座飛樓，端坐著一位美貌佳人，手秉如意，指著吳用道：「吳用，人人說你是智多星，但到我女諸葛手裡來領死，卻早哩！快回去盡心學習兩三年，再來罷！」吳用怒極，便叫：「那個上去與他廝並？」說未了，那座飛樓豁喇喇早卸了下去。周通正待出馬，只見城上又立出一位佳人，黃金鎖子甲，梨花古定槍，正是陳麗卿。周通見了，便不敢上前。陳達不識高低，出馬大叫道：「你這婆娘下城來與我廝……」方言未畢，一箭射來，急閃不迭，肩上正著，急忙勒馬回陣。吳用見連日將官受傷，不敢催戰，只得忍著一肚皮氣，收兵回營。

次日，吳用對眾人道：「攻城之法，終要令城中不得休息，人出馬疲，方可取勝。此次我雖兩將受傷，銳氣未挫，今日眾兄弟、眾兒郎仍與我努力攻城。」眾人一齊答應，重複列成陣勢，吶喊攻城，足足攻了一日。吳用道：「諸君休辭勞瘁，明日盡力再攻。況且兗州兵不日就到，可輪替攻打。」眾人應諾，當夜回營將息。

那陳希真將各處守備之法，俱已安派停當，一面點兵守新柳北面土？，一面發通稟到景陽鎮總管處求救。誰知那總管寇見喜，正活是那年的魏虎臣，說起點兵二字，便似當頭打下霹靂，嚇得魂不附體，那敢來救，新柳營所以任憑吳用盡力攻圍。那希真在土？內設法想襲吳用。吳用防備得緊，那裡襲得。

那吳用連日攻打新柳，一日接到楊雄、石秀、孫立一萬六千人馬，並糧草等物。吳用大喜，誓必滅了新柳，方肯退回。只見凌振獻計道：「地炮不利，不如改用天炮。」吳用道：「何謂天炮？」凌振道：「小弟與湯隆已造了一個，請軍師察看。」吳用便教取來。須臾凌振取來獻上，只見是一個正方鐵匣，長闊高各一尺，中藏火藥鉛子，內有一道藥線盤入。吳用問怎樣用法，凌振道：「仍用鐵穹廬載過去。只須穹廬前豎起一竿，比他城牆略高些，上用一滑車兒，穿一根長索，一頭係了這炮。只待穹廬將到城根，便將藥線點著，扯上竿頭，搭上城去，下面將繩索割斷。那炮自在城上炸開，打得他千人辟易，我兵便將雲梯爬城也。」吳用道：「此器固妙，但用時尚有一層斟酌；此炮未搭上城時，先被那廝用長刀、長鎌割斷，墜下城來，豈不俟事？」凌振道：「軍師計將安出？」吳用道：「這事容易，但將穹廬改大些，中藏四□名鳥槍手，將近城時，一悉力向上打去。那廝無處立腳，怎能割我繩索！」眾人稱妙。吳用吩咐凌振、湯隆去照式製造，便點派兵將，留楊雄、石秀在西門，派孫立到南門去。不數日天炮辦齊，分派停留，只待明日再攻。

且說劉慧娘目不交睫已有□餘日，劉廣愛惜他，教他且去睡睡養神。慧娘那裡肯，吃劉廣再三催不過，只得下城到營房裡就寢。正是困倦已極，一睡卻睡得起不來了。時方黎明，慧娘睡夢中忽聽得城上發喊，大驚而起，疾忙上城，只見那個尖頂的廬兒又來了。劉麒忙問道：「妹妹，這番怎破？」慧娘猛想到麗卿神箭，忙叫道：「卿姐，卿姐，快將他竿上繩索射斷！」麗卿忙用連珠箭射去。慧娘又道：「卿姐一手不及遍射，怎好？」麗卿一面射一面說道：「這裡我一人儘夠，只怕南門上不好，快傳桂花等四個丫頭去射，他們近來箭法很好。」慧娘忙傳桂花、薄荷、佛手、玫瑰四丫頭到南門去，又吩咐：「萬一有一架不射到，被他撲上城來，可教本段進入左右段，但用弓弩遠遠射住，不容賊兵上城。其左右不准亂伍。亂伍者立斬！飛速赴南門去！」這邊西門上天炮繩索都斷，城上平安無事。那邊南門上卻有兩架打上城牆。史進、孫立見城上炮炸，濃煙障天，急推雲梯上城。不防濃煙中亂箭射來，登城之兵盡被射死。濃煙方散，城上早已列隊守備，推下千斤石壓斷雲梯，賊兵死者無數。史進、孫立懊恨而返。吳用歎道：「陳希真輔佐，個個如此，真吾心腹大患也。」傳令攻打一番，毫不得便宜，又只得收兵。

慧娘見賊兵又退，對劉麒道：「那廝必然再用此法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我其危矣。」劉麒道：「怎好？」慧娘道：「此刻我城堞盡被那廝打壞，我兵守禦甚難。為今之計，速將整枝粗竹，紮成竹笆子，苦蓋城上。」言訖，便傳令營中竹匠，立時紮起無數竹排。慧娘教將竹排平鋪城上，只留竹根三尺餘在城內，其餘都吐出城外，竹梢參差，枝枝外指。

那吳用收回穹廬，正擬鑄炮換繩，再行攻打，忽見城上蓋滿竹笆，不覺失聲歎道：「這番新柳城取不得了！」眾人忙問何故，吳用道：「竹梢軟而滑，這炮如何擱得上？更兼參差不齊，雲梯如何上得？況且他平鋪吐外，不受槍炮矢石，更有何法攻他？」眾人面面相覷，各各無言。半晌，石秀道：「何不放火箭燒了他？」吳用道：「火箭怎能奇巧巧射在他竹笆上？」石秀道：「但放得多，總射他著了。」吳用意本無聊，且准了石秀所請，令備數萬火箭，領兵直赴城下。一聲號炮，數萬火箭兩點價上去，卻只有百□箭著在竹笆上，盡被城上水龍澆滅。

吳用又收兵而退，是夜獨坐帳中，悶悶不樂，心中暗忖道：「此番攻新柳，不料毫無便宜。意欲退兵，又恐此番一退，希真必隨即來滋擾兗州。」好生委決不下。想了好歇，忽生一計，便傳凌振、湯隆進帳，吩咐道：「你們速將那天炮改造圓的應用。」二

人問何故，吳用道：「你去造來，我有用法。」二人諾諾而退。吳用便傳令選齊一百副炮架。看官，你道炮架是怎樣的？原來就是古法石炮的架子，春秋時鄭子元旂動而鼓，范蠡發機運石，即是此物。自元以來始有火炮，雖仍襲炮名，其發放卻用不著炮架。前傳施耐庵先生寫凌振支炮架放炮，實係失據。蓋緣當時火炮之法最為秘密，設禁甚嚴，所以耐庵不得而知，以己意推測之，只道仍是石炮之法而已。這原怪不得耐庵。今此處卻實以石炮之架施放火炮。蓋石炮從架上發去，不過落到敵陣內，打壞數人而已；今火炮借用石炮架子發放出去，到敵時，炮炸四迸，所傷實多。當時吳用算計已定，只待圓炮制齊，便要施放。

且說劉慧娘見竹笆已蓋好，稍為放心，忽想道：「且尋思尋思，看他還有什麼法兒攻我？」尋思一番，道：「惟有石炮尚可打上城來。」因想擋御石炮之法，沉思半晌道：「有了。」便傳令教軍匠立時制起竹扇一千副。其法用粗竹編成，狀如掌扇，柄短扇長，下用神臂弓張開絆腳，另有機括小棍。當時一日辦齊，慧娘看了甚喜。忽想此器也好施放炮火，便又傳軍匠連夜打造炮子，以多為妙。其法正如吳用口炮之法，而中藏小炮，又有毒煙，比吳用的更妙。當時吩咐軍匠照式去做了。慧娘對眾人道：「有了此器，不但禦敵，兼可退敵矣。」便請劉廣派兵。當時派劉麒管城上神炮；麗卿領三千鐵騎在城門邊，只待神炮得勝，便衝殺出去。那邊祝萬年、樂廷玉也摩拳擦掌，等待衝殺。又遣人縋城出去，潛到土?，通知希真。那希真在土?內，已與吳用游騎戰過幾次，只是不得便宜。今日一聞此信，大喜，便安派兵馬，等待追襲。那吳用雖然多智，如何料得。

次日黎明，吳用點齊人馬，又到城下，將炮架一字擺齊。一聲炮響，三軍吶喊，那圓炮如雹子般打上城去。只聽得城上哈哈大笑。那圓炮個個都打回本陣來了，滿天炮炸，吳用前隊大亂。原來那竹扇腳下神臂弓弦，係活棍子張開。這圓炮打在竹扇上，將扇子一振，活棍脫落，那弓弦便盡力往後一兜，自然撲得這圓炮爆回本陣了。吳用忙傳令止住。卻不解何故無數圓炮絡繹不絕而來，雷霆四震，煙霧迷天，吳用大驚，疾忙退兵。陳麗卿已領兵殺出。那邊史進、孫立已被劉廣、萬年、廷玉三人殺敗。又被希真、永清兩路人馬從土?殺出，直殺得大敗虧輸。永清便抄到西邊來襲吳用後營。

且說吳用見飛炮失利，便教按隊退兵，怎當得而卿勇猛衝殺。毒煙散處，麗卿一馬衝來。周通手酥腳軟，那敢迎敵。吳用忙教扎住陣腳，只用佛狼機打去。麗卿正在衝殺不入，忽見吳用陣後發起喊來，全陣俱亂。麗卿見了，便揮人馬殺上。吳用兵馬大敗四散，露出背後一隊人馬，當先一員少年勇將，卻是雲龍。麗卿大喜，當時合兵掩殺。楊雄、石秀保著吳用，飛速逃回本營，恰又與永清兵馬遇著，混殺一陣。吳用等退入營內，營門急閉，槍炮齊下。永清正待設法攻擊，只見槍炮忽然絕聲，永清大疑。半晌，差勇將登營觀看，吳用兵已遁去矣，永清遂不敢追。那邊萬年、廷玉追擊史進、孫立，正在不遺餘力。背後劉廣望見前面林木掩映，恐有伏兵，忙教鳴金收住。果然林子裡槍炮撒豆般打來，劉廣、萬年、廷玉亦不敢追。兩枝人馬一齊扎住，都等希真號令發落。

且說希真見劉廣已得勝仗，便也抄過西邊掩吳用前隊。見麗卿卻與雲龍合兵，一處痛殺賊兵，希真喜出望外。但見雲龍邀住周通，輪刀大戰。不上□餘合，雲龍刀起，斬周通於馬下。麗卿已揮軍掃滅了殘賊。希真謝了雲龍助陣退兵，不暇多敘，便入城去了，教麗卿陪雲龍隨後進來。

那劉慧娘同劉麒正在城上督理軍務。麗卿同雲龍一路說說談談，到了城邊。雲龍猛抬頭見了慧娘，便問麗卿道：「城上那位女將軍是誰？」麗卿笑道：「你問做甚？除是你那渾家，還有那個！你看那城上的竹笆竹扇，都是他想出的。」雲龍大喜，便目不轉瞬的向那城上看得仔仔細細。慧娘做夢也想不到雲龍來了，所以眼睜睜只看那個小將，不知何人。及至進城，雲龍先入中軍去見希真。麗卿撇了雲龍逕上城來，慧娘便問麗卿道：「姐姐同了那裡的一位少年將軍回來？」麗卿笑個不住，道：「就是你的……你的……」接連說了兩三個你的，慧娘早已會意，便啐的一聲，便道：「賊兵怎樣了？」麗卿帶笑道：「回去的了。」劉麒亦暗笑。慧娘傳令撤退兵將下城。

卻說希真直接見雲龍，正欲動問諸事，忽報祝永清差人來請令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強將更逢強將，殘賊寒心；高才偏遇高才，仇讎授首。不知永清請令待欲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